

三角梅

绽放的季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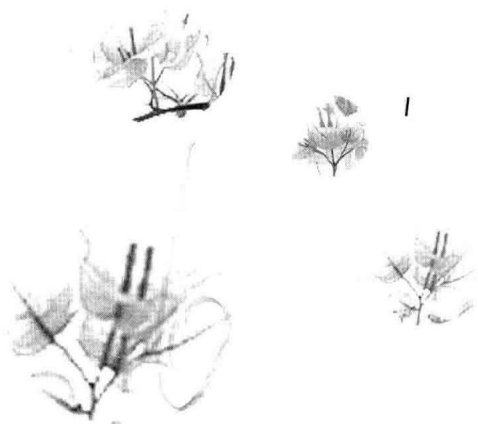
陈泽华 著



三角梅绽放的季节

陈泽华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角梅绽放的季节 / 陈泽华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
2009. 4

ISBN 978-7-5360-5637-4

I. 三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4310 号

策 划: 王泰令

责任编辑: 温文认 林 菁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封面设计: 林绵华

插 画: 廖清风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
(广州市番禺区石楼)

开 本 787×1092 (毫米) 16 开

印 张 12 1 插页

字 数 250,000 字
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2,000 册

定 价 3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谨以此书献给守卫祥和与美丽的天涯卫士！



韦江涛做梦也没想到，这辈子还能和非洲发生上关系。

当波音757直插万米高空的时候，他抬起双手，紧紧地摀住发胀的耳鼓，轻轻地闭上了酸涩的眼睛。他努力不去想这一切，可这一切就像锤子一样敲击着他心灵的回音壁。

经过一遍又一遍梳理，始终找不到答案，他这才发现，没有逻辑的生活比没有逻辑的语言更糟糕……

1

这里曾是一片盐场，如今，除了中间洼地还蓄着浅浅的积水，四周几乎都种上了楼房。四五层、七八层，高低错落的楼房，从远处望去，全能看到顶部。楼顶多为蓝色，这种蓝，虽然被人们习惯称作天蓝，其实比天的蓝要浅得多。

楼群背后有座山，山不算太高，形似一把古老的太师椅。山上植被繁茂，郁郁葱葱。山与楼群之间是大片树林。树很杂，除了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树，最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就是槟榔树和椰子树。

不知是一直没人居住，还是已经搬迁，这片树林里不见房屋。人

少鸟就多。其中有一种通体洁白如玉的鸟，非常引人注目。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它们就成群结队来到林中，仿佛片片祥云从天而降。待到晨曦微露，鸟儿们就早早地起来，在树林中上下翻飞，载歌载舞。这些可爱的鸟儿，为这片本来就为人礼赞的绿色莽原增添了无限灵性。

当地人把这种鸟当作一种仙物，倍加珍视。其实，这种鸟就是白鹭。鹭又称鹭鸶，嘴长且尖，善涉水捕食鱼虾，因为越来越稀少，所以也就成了珍禽。

现在是上午九点，一群白鹭正在楼群中间的那片浅浅的积水中安详地觅食。韦江涛显然是被她们那娇艳的身姿深深地吸引了。

天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韦江涛，在前几天抓捕罪犯的行动中，刚刚经历过一场生与死的较量。时间虽然只过了两三天，他好像已经把这事儿完全淡忘了。这会儿，他正深情地注视着水中的仙子。一种甜蜜的微笑绽放在脸上，仿佛一股清泉从心底里慢慢向外流淌。

“爸爸，快来！我抓到一只小螃蟹。”

女儿韦玉洁把韦江涛从痴迷中唤醒。

“嘿！就这么大点儿。”韦江涛注视着女儿手中的小螃蟹，开玩笑说，“我还以为能做顿粥呢。”

“就知道吃！”女儿把小嘴一撅，挑战似的说，“你也抓一只，让我看看。”

“好吧！”韦江涛沿水边往前慢慢搜寻，他想尽快抓住一只螃蟹，好在女儿面前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。

螃蟹不少，可惜个头都不大。别看这些小家伙个头小，反应却极灵活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便连滚带爬慌不择路地往水里钻。身高一米八二的韦江涛，对付这样的小玩艺儿显得有些笨拙。当他发现小螃蟹，弯腰准备去捉时，那小东西早已夺路而逃。

两手泥、一身汗，总是扑空的韦江涛，白忙活一阵子，豆大的汗珠挂在脸上，就像秋天里的葡萄。

女儿看着他的狼狈样儿，笑得前仰后合。



这样的情景，对于韦江涛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精神享受。他多么想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生活，可是，每天睁开眼，总有那么多无聊的事情来纠缠他。他是公安，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案子，他的敌人又往往在暗处，这让他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总也放松不下来。

他很少陪女儿，眼看女儿就八岁了，可在他的记忆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多。女儿两岁多就寄养到了外婆家，直到去年要上小学了他才把她接回到自己的身边来。按理说，一年到头忙案子，他根本不可能有闲暇来照管孩子，为可执意要把女儿接回到自己身边来呢？这是因为有股气啊。然而，等他把女儿接回自己身边来之后，这才发现，照管一个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于是，他只好又把女儿送到当地一所“贵族子弟小学”去住读。

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，只有到了周末，学校才允许把学生接回家来。可是，到了周末，韦江涛往往又因忙案子，无法去完成这项任务。为了解决这个难题，他想了很多办法，可是效果并不好。最后，只得把女儿寄托在一位女教师家里。

女教师名叫符妹，是韦江涛的同事符志强的堂妹，正和韦江涛的另一个同事黎明热恋。韦玉洁得到了符妹的细心照料。韦江涛有些过意不去，准备忙过这阵子，把母亲从老家接来，由她帮助照管孩子。可是，很不巧，前天打电话跟母亲商量这件事时，才知道母亲生病住进了医院。

这几天，学校临时放假，帮助照看女儿的符老师因家中有事，回乡下去了。韦江涛只得把女儿从学校接回来。

这天一大早，女儿嚷着要到海边玩，韦江涛便开车带女儿往海边去。路上，看见成片的白鹭正在水中觅食，女儿要求他把车停下来。韦江涛把车停在路边，让女儿与可爱的白鹭来一次近距离接触。

女儿韦玉洁从车上跳了下来，围着那片浅浅的水面飞跑。跑着跑着，发现脚下那些惊慌失措的小螃蟹，她乐坏了。小螃蟹虽然只有鸡蛋壳那样大小，可是，当小洁抓到后，简直就像占领了一个帝国，兴奋异常。



“爸爸你抓到没？”

“没呢。”

“真笨！”女儿以胜利者的口吻说，“你能抓罪犯，怎么连小螃蟹都抓不到啊？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那你怎么到现在也没抓到啊？”女儿一手捏一只小螃蟹，说，“爸爸，帮我拿着。”

接过女儿递过来的小螃蟹，韦江涛喜不自胜。他好久没这么开心了。除了工作上的压力，其实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愁苦埋藏在他心底。



就在父女俩玩得正高兴的时候，韦江涛的手机响了。

“宝贝儿，快过来拿你的螃蟹，我接个电话。”

“不！”女儿很烦他打电话。

从韦江涛突然变得严肃的表情看，这个电话似乎很重要。

挂罢电话，韦江涛冲女儿喊：“韦玉洁，快过来，爸爸有话跟你说。”

女儿不情愿地走过来，从爸爸手中接过挣扎着的小螃蟹，很不高兴地问：“什么事呀？”

“爸爸单位有急事，不能陪你玩了，咱们现在得回家。”

“要回你回，我不回，我自己玩。”女儿很固执。

“不行！”韦江涛说完，方才觉得这种方式太残酷，于是换了一种口气说，“宝贝儿，等我把单位的事情处理完，咱们一起上猴岛去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！”女儿一脸委屈。

韦江涛把女儿揽在怀里，一边推着往前走，一边好言相劝：“女儿是个好孩子，等爸爸忙完这一阵子，你想干什么，爸爸都答应你。”

走到车边，韦江涛打开车的空调，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，抬眼望天，觉得太阳今天离地面特别近。

眼看就是冬至了，太阳仍然白得刺眼。韦江涛心想，中央气象台预报，东北早就下雪了，天涯市燥热得还像初夏一样，这是咋的了？

天涯是一座新兴的城市，这个城市的发展全靠旅游带动。新有新的好处，一张白纸，没有负担，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建设，这座边境小城如今就像一幅国画大师简笔绘就的山水画，工精妙巧，淡雅清新。

为了突出城市的主题，一些过去在老城区办公的企事业单位被置换到新区来了。刚从老城搬到新区的天涯市公安局，院里新种的树木，都还用木棍撑住，新铺的地毯草，也还没长均匀，一片一片，错落有序，就像鱼鳞一样。

一场大雨过后，被浇透的红壤爆发出生命的张力，让所有的植物都催生出勃勃生机。韦江涛从越野车上跳下来，顾不上多嗅一口带有泥土气息的清新空气，便大步流星向局长办公室奔去。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韦江涛感觉到气氛有些异样，于是，他顾不得跟在场的人寒暄，就急忙找个位子坐下。

“各位！现在有个紧急情况需要向大家通报。”公安局孟局长五十出头，是个军转干部，沉稳练达，声若洪钟。只见他随手操起一份文件，边打开边说，“省厅这份紧急情况通报，我先传达一下内容，之后请李书记作指示。”

韦江涛掏出笔记本，边听边记。

——杀人案犯马家学，男，23岁，在校大学生，于数日前用残忍手段连杀四人，随即潜逃。公安部已发布红色通缉令。根据种种迹象表明，该犯目前已潜至天涯市，有可能借天涯市举办世界小姐比赛之机制造混乱，以达到报复社会的目的。省厅命我局立即展开搜捕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缉拿归案。

听完孟局长的传达，韦江涛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
同样是军队转业干部的政法委书记李喜同，据说在部队曾当过师长，讲话不枝不蔓，工作雷厉风行。待孟局长通报完情况，他神情



严肃地说：“同志们，过两天，世界小姐大赛将在我市举行。这项活动，为世人所注目，安全问题必须做到万无一失。可是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来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。从孟局长刚才通报的情况看，这个家伙手段残忍，对社会存有严重的报复心理，如果不将其尽快缉拿归案，万一在我市继续作案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，我希望在座的各位，尽快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。”

沉默。

孟局长和韦江涛的目光发生正碰的那一刻，他对韦江涛说：“江涛同志，你先说说！”

韦江涛正了正身子说：“没有别的办法，立即展开拉网式搜捕！”

“拉网式搜捕？”李书记探了探微胖的身子，紧紧盯住韦江涛的眼睛。

韦江涛点点头，没有半点疑惑。

李书记扫视全场，之后说道：“这样做，一、需要动用大量的兵力；二、动静太大，容易引起市民恐慌；三、市区范围这么广，这张网怎么个拉法，你考虑过没有？”

沉默之后，韦江涛接着说：“我有两点建议。”

“讲！”孟局长的眼光，像鹰一样紧紧盯着韦江涛。

“一、尽快将通缉令复印下发到所有社区、车站、码头、学校，尤其是宾馆、招待所和家庭旅馆，寻求群众广泛支持；二、协请警备区立即召开三军三警联席会议，紧急动员全市民兵预备役人员，划分搜捕范围，全面展开搜捕。”

李书记眉头紧蹙，神情庄重。

孟局长站起身来在屋里踱了几步，然后转身对李书记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必须尽快下决心。”

“事关重大，我得向市委汇报。”李书记掏出手机，阔步向外走去。

约十分钟左右，李书记重回室内，郑重宣布：“按韦江涛同志的

建议办。军、警单位我去协调。提醒大家两点：一、不要惊动外国朋友；二、世姐活动的重要场所再增加一些警力，确保万无一失！”

全市警力紧急行动起来，对重点部位分别进行了严密搜查。可是，直到第二天早晨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

就在韦江涛紧急布置下一轮搜捕行动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一派出所长的报告：昨晚，在他的辖区，有一渔民曾见到过马家学。

接此报告，韦江涛二话没说，驾车飞驰而去。经过现地察看，韦江涛有一种预感，马家学可能还在附近。

连日的奔波、饥饿加上极度的恐惧，已将马家学折磨得人人不人、鬼不鬼。前一天下午，当夕阳的余晖给天涯海角洒下一片金色的时候，他坐在距天涯海角不远的一块礁石上，心想，亡命天涯，亡命天涯，自己已经到了天涯，看来大限就要到了。于是，他决定纵身一跃，葬身海底。就在准备投海自尽的一瞬间，他被附近礁石上一位正在拾贝的中年渔民发现了。

这是一位被大海雕塑得黑里透红的壮汉子，善良厚道，少言寡语。见马家学蓬头垢面一副狼狈相，动了恻隐之心。他上前劝道，年轻人，不要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就自寻短见。说完，他还把自己带的食物和水递给马家学。

马家学接过渔民手中的食物，一阵狼吞虎咽。吃饱喝足之后，他一个人坐在洒满阳光的礁石上，倾听着永不间断的涛声，不知不觉流下了热泪。哭了一阵又一阵，直到夜幕降临。望着不远处的风景区，眺望着远处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，炫彩斑斓的闪烁霓虹，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，想起了正为自己担惊受怕的父母，想起了自己的初恋情人，一种对生的热切渴望，让他决定把死亡暂且留到明天。

马家学躲进附近一座废弃的坑道里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中年渔民正要下海，看到“通缉令”，不经意上前瞄了一眼，大喊起来：“这个人我见过！”

派出所长接到群众报告，立即向韦江涛作了汇报。韦江涛火速赶往现地，经过短暂分析，下令身边干警，对附近重要目标快速进行搜



查。

目标找到了，韦江涛带人冲进坑道，两名年轻的警察用铁钳一般的大手死死摁住了马家学。

马家学从坑道里押出来，缓慢抬起头，眯着腥松睡眼问：“今天几号？”

韦江涛笑笑说：“今天是你的末日。”

马家学被押上警车，依着车身的韦江涛这时感到又困又饿。

回到家，韦江涛往沙发上一撂就睡着了。

鼾声还没打均匀，手机响了。

“江涛，你在哪儿？”是孟局长。

“床上。”韦江涛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马上到局里来一趟！”

“嘛事儿？”

孟局长没接他的茬儿，就把电话给挂了。

3

天涯市的城区依山傍海、弯曲而又狭长。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，使这里成了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。到了冬季，这个中国离赤道最近的边城显得格外热闹。从冰天雪地来的游客，把这里视作天堂一般。

这里少有工业，有人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。持这种观点的人，当然是基于环保因素考虑的。在他们看来，那些所谓的经济发达城市，由于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过分追求高速度而忽略了环境保护，弄得

乌烟瘴气，等于是把漂亮的城市建在了一堆垃圾上。

没有环境就没有发展，环保恰恰是天涯市最重要的资源。为了这个城市美好的明天，建设过程中，当地政府非常注重保护环境。如今，这座建设中的城市，就像一座大花园，虽然没有太多高大宏伟的建筑，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也受到制约，可没有人不相信，它所拥有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。

其实，不用等到明天，眼下就有人盯上了这块风水宝地。这个人就是以从事美丽产业而著名于世的莫利夫人。经过一番考察，她很快就决定把世界小姐大赛落户在天涯市。

对于天涯市，这无疑是一件大喜事。从普通市民到市长，连日来，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，简直就像过年一样。尤其是直接参与这项活动的男男女女，都把旺盛的精力投入到这项活动里来。

城区的大小道路、长桥短桥都新修过，从市区穿过的那两条烂河叉子，过去藏污纳垢，如今也得到彻底清理整治。两岸新修景观花园，一到晚上，张灯结彩，游人如织。总之，这个年轻的城市，眼下就像一个经过精心装扮的新嫁娘一样，处处充满青春的活力。

一向不喜欢热闹的韦江涛，对此再也无法漠然了。除了每天翻阅《天涯晨报》，从中了解相关信息，还跟踪电视新闻，及时了解有关动态。用他的话说，自从他当上警察，已经多年没琢磨过好人了，满脑子装的都是些面目狰狞的案犯，如今也不得不好好养养眼了。

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梦中接电话。”自从接到孟局长的电话，韦江涛的神经就紧张起来。

“给你安排个轻松点的活干。”不知为什么，孟局长此时的笑，让韦江涛感觉有点坏坏的。

韦江涛说：“你干脆让我下岗算了。”

孟局长说：“有情绪？不就一夜没睡吗！告诉你吧，昨天到现在，我连水还没顾上喝呢。”

韦江涛笑笑说：“谁让你局长呢，对吧？”

孟局长说：“考虑到你的外语比较好，局里决定由你负责这次世



界小姐比赛的警卫工作。”

韦江涛笑笑说：“什么局里，还不就你？”

孟局长笑笑说：“就算是我，好了吧？”

韦江涛说：“反正好差事是轮不到我了。”

孟局长说：“和美女打交道，这还不好？”

韦江涛仰了一下脖子，说：“有你说的那么轻松就好了，恐怕是又遇到难啃的骨头了。”

“什么事儿也瞒不了你。”孟局长说，“是这样，刚接到国际刑警组织一个通报，说太平洋某岛国有一组织，阴谋阻止本国选手参赛，国际刑警组织中国方面要求我们对该选手实施严密监护。省厅领导经过认真研究，决定派你执行这项任务。”

“被保护对象的个人资料有吗？让我先看看。”

“这里有一份国际刑警组织转过来的资料。”孟局长把一份电报递给韦江涛。

“玛莲娜？”韦江涛问，“她本人目前知不知道这个情况？”

“为了不影响她的比赛，暂时不能告诉她。”孟局长说，“告不告诉她，我们没有这个义务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对她实施严密监护。”

“上面派人吗？”韦江涛问。

“到目前为止，还没人告诉我。”孟局长说，“不管上面派不派人，我们都要全力以赴保证玛莲娜在我省活动期间的安全。”

韦江涛沉思片刻，然后说：“给我派两个助手。”

“局里人，任你选。”孟局长丝毫没有犹豫。

“那就黎明和符志强吧。”

孟局长说：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，我认为最好有个女同志。”

“那就让欧阳上吧。”

“你不是不喜欢她吗？”

“喜不喜欢是一回事，工作是另外一回事。”韦江涛说，“她聪明，有能力，还会说几句英语，目前，在局里没有人比她更合适做这

事儿了。”

“好吧，把符志强给我留下，刑警队的工作也得有个人顶住不是吗？”

接受完任务，韦江涛从孟局长办公室里出来，一扫刚才的倦意，大步向院中走去。

“韦支队！”韦江涛刚走不远，被欧阳拦住了去路。

不知为什么，韦江涛就是不喜欢欧阳。这一点，似乎欧阳也心知肚明。正因如此，所以，两人平时很少交流。有人形象地描述欧阳，“前面看黑麻麻，后面看一朵花。”长相差点儿，好像还不是主要的，更主要的是韦江涛觉得这女人缺点女人味儿。欧阳跟人开玩笑没反没正，没大没小，韦江涛私下里曾说欧阳，这女人简直就像做了把二胡，总也找不到调儿。欧阳是有点儿疯，尤其跟人喝酒的时候，比男人还野。早在公安部“五条禁令”下发之前，有一次，韦江涛就亲眼看见欧阳跟一群男干警斗酒，吆五喝六，最后喝得连路都不直。韦江涛一想起这一幕，就心里别扭。因此，除了工作上的关系，平时，他不愿与她多言。

“韦支队，从今天起，我归你领导。”欧阳双手抱在胸前，一摇三晃荡。

韦江涛煞有介事地摆摆手，十二分正经地说：“别介，这我哪儿受用得起这份礼啊？”

欧阳嗔道：“德性！哥没个哥样儿。”

欧阳本名欧阳湘琼，大家平时不叫她湘琼，只叫她欧阳。欧阳的爸爸是湖南人，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海南支边，与当地一名中学教师结了婚。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视为掌上明珠。欧阳人长得并不漂亮，可是性格开朗。警校毕业后分到市公安局，工作还算积极。是人就会有缺点，欧阳最大的缺点就是任性。这一任性不当紧，三十大几了，个人问题还悬着呢。有一次，韦江涛跟欧阳开玩笑，说你尽快嫁了吧，不然多浪费资源啊。欧阳说，嫁给你要不要？韦江涛说，我有老婆了，不能超编超配啊。欧阳说，那怕啥，现在不是时兴第三者插



足吗？韦江涛说，你饶了我吧，这个罪我可受不了。欧阳说，那你就帮帮忙，推荐一个倒霉蛋给我。韦江涛说，那好，你说说吧，找对象什么标准啊？欧阳不假思索地说，比你强就行。欧阳的率真，让韦江涛觉得太难对付。

别看欧阳对韦江涛表面看好像一块冰，其实内心里还是很喜欢他。可他就是不喜欢她，连局长出面说合，韦江涛也不买账。没想到，这次的特殊任务却把两人推到了一起。

“韦支队，局长让我给你当助手，你好像不欢迎？”欧阳说。

“这由不得我说了算。”韦江涛说。

“哥哥在上，请受小妹一拜！”说着，欧阳便双手抱拳于胸。

韦江涛狡黠一笑，说：“等等，什么在上在下，告诉你啊，违法的事儿千万别让我干。另外，你别老哥呀哥地乱叫，时间久了，容易出事儿。”

“你自己说吧，让人怎么尊敬你？”欧阳说，“也就你，放别人，我早……”

“干吗？杀人？”韦江涛说，“好了，我们的合作从现在开始，你先替我办两件小事儿：一、尽快替我请个保姆；二、从网上调些世界小姐的资料给我。”

欧阳苦笑着说：“知道吗，这事儿，本来是做你老婆的人干的。”

“去吧，去吧，尽快落实，别耍嘴皮子。”

“是！长官。”欧阳对韦江涛的颐指气使不仅不生气，反而很乐意。

看着欧阳远去的背影，韦江涛先是点了点头，继而又摇了摇头。